

艾彌莉・勃朗蒂作品中的自然

王心玲*

摘要

自然的描寫在艾彌莉・勃朗蒂作品裏佔有重要地位。除了荒野之外，她常寫日月風火水等。自然是她作品中的基本意象。有人指出她的小說《咆哮山莊》裏，有一半的意象出之於自然。對於自然描寫的一致則是《咆哮山莊》的特色。

小說開頭在背景介紹中就點出了自然在本書中的重要性。小說的故事發生在約克郡的荒野。那兒的自然所呈現的是片騷亂的景象。在那片荒野，自然總是顯得格外地兇狠：黑夜的暴風雨總是遮蔽了繁星閃爍的夜空；自然所表現的狂亂使天空混為一片。而人也像無拘無束的自然努力掙扎著要解脫一切的束縛。

對於凱撒琳和希茲克利夫而言，荒野保留著他們童年回憶中的快樂部分。在家裏，他們總受制於獨斷的韓得利和約瑟夫。只要跑進荒野，他們就享有快樂。雖然在野地裏，他們任風吹雨打，但是他們卻不覺濕冷。在野地裏奔跑，觀察大自然的急速變化，常使他們暫時忘卻自身所受之苦。

對希茲克利夫而言，那表面看似絢麗迷人的畫眉農莊實則令人窒息。凱撒琳的嫁入畫眉農莊就像野生橡樹被植入小花盆般，註定因得不到大地的滋潤而枯萎。

在《咆哮山莊》中，人的活動完全用自然的意象表現出來。人就像自然界的景緻，像大雨的成災，像狂風的怒號，暴風雪的襲捲。本文所擬探討的則是作者如何運用自然的意象來突顯她作品中的主題。

* 作者為本校西洋語文研究所副教授。

無論在艾爾莉·勃朗蒂 Emily Brontë (1818-1848) 的詩中抑或她的小說《咆哮山莊》裏，關於自然的描寫都佔有重要的地位。除了對荒野的描述之外，她經常寫日、月以及自然界的風、雲、水、火等。因此，自然成了她作品中的基本意象。修樂 Mark Schorer 在「《咆哮山莊》導論」一文中曾指出此書中有一半的意象出之於自然；戴維斯 Stevie Davis 視希茲克利夫為氣象 weather 的化身；而杜希 Enid L. Duthie 則把《咆哮山莊》比喻成一神秘劇，劇中的舞臺就是天空與大地。對自然描寫的一致，的確是《咆哮山莊》一書的特色。本文擬探討的則是艾爾莉·勃朗蒂如何運用自然的意象來突顯她作品中的主題。

小說一開始，在背景介紹中，就已點出了自然在書中的重要性：

希茲克利夫先生的住處名叫咆哮山莊。「咆哮」是當地的一個很有意義的形容詞，描寫在風暴的天氣裏此地所感受的氣象的騷動。純潔興奮的空氣，他們這裏當然是隨時都有；屋的盡頭處幾棵發育不全的樅樹之過度傾斜，以及一排茁壯的荆棘之向著一個方向伸展四肢，好像是向太陽乞討，這都能使我們猜想到吹過籬笆的北風的威力。（梁實秋譯《咆哮山莊》，頁2；以下凡引此譯本，只註頁碼。）

小說背景所在的地方是約克郡的荒野。而那裏的自然所呈現的則是一片騷亂的景象。在艾爾莉·勃朗蒂的詩中，不乏這類景象的描述。以下這首成於1837年12月14日的詩，就是典型的一首：

高高搖擺的石南，屈服於猛烈的暴風之下，
午夜與月夜，明亮的點點繁星，
歡欣地調和了黑暗與光榮；
地往上升，天向下沉，
人的靈魂，自憂鬱的地牢釋出，
衝出束縛，撞破禁錮。
朝山坡下，狂野的樹林賦予
令人鼓舞的風，以有力的聲音；
河流在狂歡中迅速地肆虐
兩岸的谷地，鹵莽地向前進，

河水向旁向下擴延，
身後留下荒涼的沙漠一片。
照耀、下沉、膨脹、死亡，
自子夜至正午，變化無窮；
雷霆般的怒吼，軟樂般的輕嘆，
疊疊陰影前進飛躍，
明亮的閃電，劃過幽深的黑暗，
公然來時急去時快地反抗著。

（本文作者試譯自 *Wuthering Heights: Text, Sources, Criticism*, 156.）

在那片荒野，自然總是格外地兇狠：黑暗的暴風雨總是遮蔽了繁星閃爍的夜空；自然所表現的狂亂使天地混為一片。而人也像無拘無束的自然一般，努力掙脫著一切的束縛。因此在那一地區的人，依書中敘述者之一勞克伍德所形容「他們確實在較誠懇的生活著，較為自己而生活，對於表面、變化，以及瑣細的外界事物是比較少經心的。」(65) 約克郡的荒野充滿了聲音及動作：林裏狂風的怒吼，河中湍急的流水。在前引短短十八行的詩中，就有二十九個字以 -ing 形式出現，增添動作的進行效果。也就是說，在荒野裏，人的活動就如自然一般「照耀、下沉、膨脹、死亡；自子夜至正午變化無窮。」而人的感情發洩也是「來時急、去時快。」

對於凱撒琳和希茲克利夫（註一）而言，荒野保留著他們童年回憶的快樂部分。在家裏他倆總受制於獨裁的興德來以及約瑟；只要跑進荒野，他們立刻享有快樂。雖然在野地裏，他們任風吹雨打，但是他們卻不覺濕冷。在野地裏奔跑，觀察大自然的急速變化，常使他們短暫地忘卻自身所受的痛苦。

對於希茲克利夫而言，那吹著令人鼓舞之風的荒野，正是他精神的撫慰。當他感到沮喪的時候，荒野中的獨思默想，總能讓他開朗起來。在凱撒琳正惑於鶴翔田莊那看似絢麗迷人

註一：書中地名，人名也有其自然的象徵意義。如：咆哮山莊，鶴翔田莊，希茲克利夫 Heathcliff (Heath 為石南樹叢或叢生石南的荒地；cliff 為懸崖絕壁)，以及哈萊頓 Hareton (hare 為野兔)。

的外殼，希茲克利夫立刻感覺到田莊裏頭的缺乏生氣。他獨自從鶴翔田莊回到咆哮山莊，對管家丁太太哀倫說：「我在此地的地位，若是和哀德加林頓在鶴翔田莊的位置交換，我是無論如何不幹的——縱然給我權力把約瑟從最高的屋頂上摔下去，用興德來的血塗染房屋的前面，我還是不幹！」(50)

面對鶴翔田莊的絢麗外表，凱撒琳和希茲克利夫這兩個沒人管的孩子以為發現了天堂。潛意識裏，凱撒琳覺得她如進了天堂，一定很悲慘，因她適合活在荒野。她的夢正是她此種心境的寫照：

天堂不像是我的家；我哭得很傷心，想要回到塵世來；天使大怒，便把我丟到咆哮山莊的頂上荒原中間了；我就醒了，喜歡得直哭。(86-87)

可是愚蠢的少女虛榮心迫使她嫁給哀德加。她的婚姻註定失敗。凱撒琳的嫁入鶴翔田莊就像野生的橡樹被植入一個小花盆般，註定因得不到大地的滋潤而枯萎。鶴翔田莊中昏迷的凱撒琳，任由思緒馳騁於荒野，靠回憶與希茲克利夫共度的快樂時光活下去。她的要求丁太太開窗，正象徵著她的渴望脫離那令人窒息的淒涼地牢，回到空曠的荒野大地。因此，荒野成了凱撒琳和希茲克利夫兩人生和快樂的象徵。這也是凱撒琳在痛苦中哭喊的原因：

啊，但願我是在舊房子中我自己的床上！還有風聲在窗外樅林裏吼。讓我來感受那風——是直從澤地吹來的——讓我吸一口氣吧！(136)

在《咆哮山莊》中，「人的狀況就像自然景象的活動，像大雨的成災，狂風的怒號，暴風雪的襲捲。」(*Wuthering Heights: Text, Sources, Criticism*, 187.) 在恩蕭老先生去世不久，興德來帶著妻子回到山莊和他分享悠閒的生活。而凱撒琳和希茲克利夫則受制於約瑟。因此，曾經一度是溫暖的家，對他們兩人而言，頓成了既陰濕又寒冷的地方。凱撒琳在日記裏這樣寫道：「我們在雨裏不見得比在這裏更濕更冷。」(23) 在希茲克利夫重返咆哮山莊後，哀德加允許凱撒琳造訪山莊的時候，「她用這樣大量的甜蜜情愛來報答他，以至於全家像是天堂一般足足有好幾天；主人僕人都從這永久的陽光得益不少。」(109) 凱撒琳之死使哀德加陷入極端的淒涼與絕望之境。他不但失去愛妻，斷了得子的希望，而且又得照顧失去母愛的初生小女兒凱茜。他的遭遇也反映在由晴轉冷的天氣中：

那個禮拜五是我們一月來好天氣的最後一天。到晚上，天氣變了；風從南變到東

艾爾莉·勃朗蒂作品中的自然

北，先帶了雨來，隨後是冰雪。第二天早晨，令人難以想像像是剛剛過了三個禮拜的夏天；櫻草和薔紅花都被積雪掩沒了；百靈鳥也不叫了，早發的樹的嫩葉也被凌打而枯萎了。（186）

「三個禮拜的夏天」可象徵哀德加和凱撒琳共度的三年快樂婚姻生活。

在父親哀德加臥病的某個下午，凱茜偕同丁太太外出散步，路上巧遇希茲克利夫。希茲克利夫狡猾地告訴凱茜林頓的可憐狀況，博取她的同情，希望她再訪咆哮山莊。希茲克利夫說話的當兒，「雨已開始打穿那呻吟的樹枝。」而丁太太本能地看出：「凱茜的心必是起了雙重的黑暗。」（256）凱茜毫不懷疑希茲克利夫的謊言，她的心也像樹枝般為林頓呻吟。當晚她開始細細地啜泣，就像窗外下雨的天氣。

翌晨，我們看到丁太太正護送凱茜往咆哮山莊。在路上丁太太注意到：

雨夜帶來了霧朝——半霜半雨——臨時的小溪橫貫著我們的路徑——從高坡上汨汨而下。（257）

此時的自然，也可做為凱茜內心的寫照。剛剛哭了一夜，早晨她的心情並不愉快。她的憂愁如霜，悲哀似雨。然而她又並非完全沒有希望。她內心偷偷地希望自己能使林頓快樂起來。汨汨的流水正象徵她的心情——輕快抒情但卻很短暫。

除了人的內心之外，人的「面孔也像自然景象，總是轉暗、變明、有雲、多雲、有影等等。」（*Wuthering Heights: Text, Sources, Criticism*, 187.）在她與希茲克利夫最後一次會面時，凱撒琳的臉「突然間起了雲。」而在荒野邊緣散步的凱茜，有一次心情也愉快得像「沒有雲般的開朗。」在一個「八月的最好的下午：山陵間每一股空氣都充滿了生命，任何垂死的人吸進去似乎都可以復活」，凱茜偕丁太太去訪林頓。當時哀德加已病危，林頓健康情況也不比哀德加好，故丁太太注意到凱茜的臉「恰似那風景——陽光與陰影迅速的繼續掠過；但是陰影留止的時候多些，陽光比較的短暫。」（290）

在《咆哮山莊》裏，人的情緒和自然的變化習習相關。自然常反映著人的不同情緒。高昂的情緒，愉快的心情常伴隨著春天的來臨；雨天和雷電一定會帶來感情的發洩。感情上的風暴也常伴著大風雪而至。在尚未遇見哀德加前，凱撒琳有希茲克利夫為伴就很快樂了。可是當她意外地進入了鶴翔田莊後，就迷上了那兒的新鮮生活。之後，她就周旋於希茲克利夫

及哀德加二人之間。一日，興德來外出，她趁機約哀德加至山莊做客；恰巧希茲克利夫也想和她共度那個難得的下午。希茲克利夫問盛裝的凱撒琳是否外出，她答說否，但卻加上「下雨了。」這看似不經意的一句話，卻預示著隨後二人的心情轉變。

全書中最不平靜的一刻，就是在發現希茲克利夫失蹤的那一夜。在找不到希茲克利夫時，丁太太觀察到「在夏天那確是很黑的一晚：陰雲像是要雷雨的樣子。」她並且以為「即將來到的一場大雨一定會把他趕回家。」(91)此處「很黑的」晚上，象徵凱撒琳內心的鬱悶不安。和自然一樣，那晚她也經歷了一場大雨。她不顧丁太太的勸告，「也不管隆隆的雷聲，以及四面濺來的大雨點，她鶴立在那裏，不時的喊叫，然後靜聽，然後又大叫。那一陣熱烈的痛哭，其激烈是哈來頓或任何孩子所不能及的。」(91-92)而

大約在午夜時候……狂風暴雨正以迅速的盛勢來到山莊。一陣狂飈，雜著雷電，二者之間不知是那一項把屋角一棵樹劈倒了：一根大幹正壓到屋頂，敲下了東邊煙囪的一部分，把一堆磚石和煙灰落到廚房的爐裏。(92)

這段喧騰的自然描寫，象徵著凱撒琳的內心世界。凱撒琳此時正因失去希茲克利夫而處在極憤怒的狀態。當晚她告訴丁太太說：

在這世上我的最大苦痛便是希茲克利夫的苦痛，從一開始我便注意到並且感覺到每一種苦痛：我在生命中最大的顧念便是他。若是一切都毀滅了，而他獨存，我還可以繼續存在；若是其他一切都存在，而他被毀滅，這宇宙將變成十分陌生的地方；我不會像是其中之一部分。(88-89)

在凱撒琳得腦膜炎那段日子裏，哀德加細心地看護她，以至於隨著春天的到臨，她的病也漸有起色。一天，哀德加「在清晨放了一把金色番紅花在她的枕頭上」，使她的眼睛露出「久已不見的光輝」，臉上現出「歡喜的色彩」，因為那種花是山莊上最早開的花朵。它們使她想到了「溫柔的暖風，暖熱的陽光，和差不多溶解了的雪」。她的丈夫哀德加告訴她雪差不多全溶了。「天是藍的，百靈鳥在唱，小溪小河都漲滿了水。」(147)在全書中對自然的描述以此段為最美。自然充滿了希望；人也一樣：凱撒琳大病初癒，哀德加看護有成，而更令人興奮的是他就要有子嗣了。希望、歡愉、甜蜜，情景交溶，以此為最。

儘管有哀德加的看護，凱撒琳在鵝翔田莊還是註定要死。一個星期天的早上，哀德加

艾爾莉·勃朗蒂作品中的自然

了教堂。丁太太到凱撒琳房裏，她看見：

她的相貌改變了……但當她寧靜的時候，在她的變相中像是有一種非凡的美。她的眼睛的閃亮現在已變成一種迷夢般的愁苦的溫柔；兩眼不再令人感覺是在看著她四周的東西；而是永遠像在凝視著遠處，遙遙的遠處——你可以說是世外。(171)

凱撒琳的超凡的寧靜，她迷夢般愁苦的眼睛，都表示她欲調和咆哮山莊以及鶴翔田莊二股力量所做的努力的失敗。她和哀德加及希茲克利夫的爭吵，伊薩白拉與希茲克利夫的私奔，使她傷心得放棄了她所有的努力，不再指望今世的一切快樂，故她的眼睛看著遙遙的遠處。此時遠方傳來教堂的鐘聲，亦發彰顯她的看破今生，希冀來世。「谷間的小溪水漲，淙淙悅耳，」使她回到咆哮山莊的快樂記憶中，也暗示她即將的解脫，自這憂愁苦痛的世界解脫。

在艾爾莉·勃朗蒂二十二歲的時候，她曾這樣寫道：

我若祈禱，唯一能
移動我雙唇的禱文
是「擱下我心，
給我自由。」
這是我全部的祈求——
歷經生與死，一顆無拘束的靈魂
鼓著勇氣去克服。

(本文作者試譯自 *The Complete Poems of Emily Jane Brontë*, 11-13.)

在《咆哮山莊》中，我們從臨終的凱撒琳口中，聽到類似的聲音：

使得我最苦痛的東西便是這破爛的囚獄。我不耐煩再被監禁在這裏了。我想逃到那光榮的世界裏，永遠在那裏：並非是淚眼模糊的望見那世界，亦不是在苦痛的心境裏這樣妄想，而是真的體驗到那裏，而且在裏面。(175)

凱撒琳不受羈絆的靈魂所渴望的是自由，是一種隨心所欲的力量。失去這種力量令她痛苦難堪。她想要同時擁抱希茲克利夫和哀德加，可是她和哀德加一結婚卻失去了希茲克利夫。而鶴翔田莊的氣氛也不適合她的體質。故她的死可以視為一種解脫。在她去世時，自

然並未爲她下雨落淚，相反的，「外面是晴朗而愉快——亮光偷偷的從窗幔間滲進靜默的屋子，以柔和的光亮灑在那床舖上和床上的人身上。」(180)

艾彌莉·勃朗蒂經常利用自然來表現人的內心。在凱撒琳死前數小時希茲克利夫去會她時，希茲克利夫感情激動異常，「咬牙切齒，像瘋狗一般噴著沫子」，丁太太都不覺得她面前的伴侶是和她同類的動物。這場感情的大風暴之後，在丁太太下樓至園中告知希茲克利夫凱撒琳的死訊時，她看到一非常寧靜的景象：

他靠著一棵老楊樹，光著頭，頭髮被聚在蓓蕾枝上的露水滴得濕淋淋的，水珠撲簌簌的落在他的四周。他用這姿勢站著大概是很久了，因爲我看見有一對鵠在他前面不過三尺的地方走來走去，忙著造牠們的巢，把鄰近的他只當做是一塊木頭。(182)

此時的希茲克利夫，就像株老楊樹，感情上已經死亡。而此景的寧靜也預示著隨後希茲克利夫一連串的報復行爲。

在艾彌莉·勃朗蒂的書裏，自然不但反映著人的感情狀態，而且進一步地影響人的感情。當哀德加和丁太太同時臥病在床，凱茜每晚都設法偷偷去看咆哮山莊裏的林頓表弟。林頓身體不好，情緒惡劣，凱茜在咆哮山莊裏得不到快樂，只是把每晚的造訪山莊當成一種義務而已。但是她抑鬱的心情，每因美麗的月夜而開朗。在哀德加病重的一日，看著窗外遠方的墓園，哀德加和丁太太說的話題也受到感染：

我和我的小凱茜在一起時，我曾很快樂；度過許多冬夜和夏晝；她是我身邊的一個活指揮。但是我在那古老的禮拜堂下在那些墓石之間獨自沉思，我也同樣的快活：在漫長的七月之夜，我躺在她母親的綠茵的墳上，我渴望著我也躺在下面。(279)

艾彌莉·勃朗蒂的自然不但影響人的情緒，並且可以暗示人的感情發展。哀德加因不知林頓健康情況，要求他到田莊看凱茜。當然，林頓一直沒去田莊。最後哀德加只好同意二人在山莊與田莊交界處會面。在凱茜第一次去交界處會林頓時，已過盛夏：「那是悶熱的一天：沒有陽光，但是天上煙霧迷漫，不會有雨。」(281) 那次的會面對凱茜而言相當無聊沉悶，令她想起林頓的天堂——悶得慌。對於凱茜，林頓就像那煙霧迷漫的天空，她看到的只是多彩多姿的幻影，卻忽視了它的缺少陽光。

自然常是種誘惑，它吸引住凱撒琳，希茲克利夫，也吸引住凱茜：

「哀倫，還有多麼久我才能走到那些山頂上去？我不知道山那邊是些什麼——是海嗎？」

「那些金色的石頭是什麼樣子，當你站在底下的時候？」

潘尼斯頓岩的陡然下降處特別引起她的注意；尤其是在夕陽照在岩上和最高的頂處，此外的一片全景都在黑暗中的時候。

「此處已是夜晚好久之後，何以那石頭還發亮呢？」(207)

《咆哮山莊》是篇缺乏母愛的小說：書中沒有一段是寫母愛的；希茲克利夫沒有母親——「沒有一個人曉得他是屬於誰的」；老恩蕭夫人也拒絕當他的母親——「恩蕭夫人要把他丟到門外」；凱撒琳的，哈萊頓的，凱茜的以及林頓的母親，都在他們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事實上，哈萊頓母親死時他仍在襁褓中；而凱茜出生不到兩小時就死了母親。書中這些失去母愛的孩子，都在大自然的懷抱裏找到慰藉。希茲克利夫和凱撒琳最快樂的時光莫過於奔跑在那荒野澤地裏。希茲克利夫總能從荒野裏的獨思得到安慰。當他徜徉在曠野，呼吸清新的空氣時，再大的苦痛都變得能忍受。林頓於喪母之後由舅父哀德加接回照顧，但希茲克利夫聞訊派人至鶴翔田莊索人，丁太太奉命護送林頓至咆哮山莊。林頓滿腹不悅地上了路，但是路上「純潔的芬芳的空氣，燦爛的陽光，明妮的輕柔的款步，不久就緩和了他的沮喪。」(223-224)

自然也是和解的象徵。它反映著凱茜和哈萊頓彼此的關愛。凱茜所生長的鶴翔田莊長滿了人工栽培的花草植物，而哈萊頓生長的咆哮山莊則長滿了野生的黑醋栗及桃金娘的樹叢。有一天，丁太太發現凱茜已經勸動哈萊頓「在一片黑醋栗和桃金娘的樹叢裏開闢出一大塊地，忙著栽新從田莊移來的植物。」(347)這一舉意義非凡。它象徵凱茜和哈萊頓兩人由仇敵變成盟友。象徵鶴翔田莊的文明教養就要改變咆哮山莊的野蠻暴戾之氣。象徵著哈萊頓的璞玉之質就要因得到賞視而發亮。而凱茜選在約瑟所最心愛的黑醋栗樹叢間闢她的花圃，以及在哈萊頓粥裏插上些櫻草以逗他笑，都表示祥和之氣抬頭，暴戾之氣沒落。在勞克伍德最後一次造訪咆哮山莊時，他親睹凱茜和哈萊頓努力的成果：「我用鼻子又發現一樁事；從家裏果樹林中間飄出家畜和牆花的氣味。」(336)

艾彌莉・勃朗蒂書中，幾乎每個人物的性格，都可以用自然做比喻。當凱撒琳試著去分

析她對希茲克利夫和哀德加所有的不同感情時，她就取自然現象做譬喻：「不管我們的靈魂是什麼東西做的，他的和我的是一樣的；而林頓的則迥然不同，如月光之異於閃電，或霜之於火。」(87) 哀德加的溫純像月亮；希茲克利夫的暴戾似閃電。哀德加靜如霜，希茲克利夫熱如火。她接著又談到她對二人不同的愛：「我對林頓的愛像是林中的葉子：時間要改變它的，我很曉得，恰似冬天要改變樹。我對希茲克利夫的愛像是下面的永恆的岩石；從那裏能得到很少的看得見的快樂，但是必須的。」(89) 樹的生命是短暫的；岩石是永久的。凱撒琳對哀德加的愛可變，但對希茲克利夫的情卻不渝。

凱撒琳想藉嫁給哀德加然後來幫助希茲克利夫，同時得到二人的愛。結果她卻發現自己因此失去了希茲克利夫，又使自己進入一個完全不屬於她的生活環境。哀德加對凱撒琳呵護得無微不至，丁太太認為「並不是荆棘傾倚忍冬，是忍冬擁抱荆棘。並無雙方讓步的情事；一個站得挺直，別個全都曲從。」(99) 凱撒琳是荆棘，林頓的家人都如忍冬。雖然忍冬善意地擁抱荆棘，荆棘還是因得不到曠野的空氣窒息而死。

爲了避免任伊薩白拉和自己一樣嫁給個性完全不相投的人，凱撒琳告訴她希茲克利夫的本性是「一個生性未馴的人，沒有教養，沒有開墾：是一塊充滿了金雀花和岩石的荒野。」生怕她聽不懂，凱撒琳又進一步解釋：

我寧願把隻小金絲雀到冬天放到花園裏，（也不願）介紹你去對他傾心相愛！…
…他會把你像一隻麻雀蛋似的擠碎，伊薩白拉，如果他覺得你是一個太麻煩的負擔。
(111-112)

希茲克利夫除了凱撒琳之外，已不可能再愛其他人。可惜伊薩白拉不相信他的殺傷力勝過寒冬的暴風雪，硬嫁給他，結果毀了自己。

老恩蕭先生去世之後，興德來對希茲克利夫的惡劣對待促使日後凱撒琳嫁給了哀德加。受到嚴重打擊的希茲克利夫，離開咆哮山莊去補足他一切的缺失，帶著錢，教養以及一顆報復的心重回到山莊。他要來毀掉興德來以及他的兒子哈萊頓。興德來死後，希茲克利夫對小哈萊頓說：「現在，我的好孩子，你是我的了！我們且看，這一棵樹是否要像別一棵樹一樣的長得彎曲，用同樣的風去吹！」(204)

偶爾自然也會和人事相左。也就是說在人們愁苦時，天氣卻顯得格外晴明。譬如希茲克

利夫失蹤的翌晨，凱撒琳全身濕透，面色蒼白，可是丁太太感到「清晨是很新鮮而冷冽……打開窗戶，屋裏立刻充滿了花園裏的香氣。」(93) 凱撒琳死後的那個早晨，太陽還愉快地照耀。這種情況下，自然成了人事的對比，自然所表現的漠不關心更加強了人的絕望和悲哀。

崔瓦西 Derek Traversi 在他的「勃朗蒂姐妹與《咆哮山莊》」一文中曾指出「《咆哮山莊》代表兩種感情狀態的真實衝突」。(Twentieth Century Interpretations of Wuthering Heights, 57.) 此一衝突也是藉著自然的意象很美麗地表現了出來：

但是有一次，我們幾乎吵起來。他說消磨一個悶熱的七月天的最愉快的方法，是在澤地中間一片荒草上從早到晚的躺著，蜜蜂在周圍花叢裏嗡嗡的哼著，百靈鳥在頭上高處飛，藍的天和亮的太陽毫無翳障的不住的曬著。這便是他對於天堂之樂的全部想法；我的想法是，在一株簌簌響的樹枝上搖蕩著，西風吹拂著，光亮的白雲在頭上迅速的掠過；不僅是百靈鳥，還有畫眉鳥，山鳥，紅雀，杜鵑，從各方面傾注音樂，遙望澤地變成無數的濕冷的幽谷；近處的豐盛的野草被微風吹出低昂的波浪；森林，響的水，以及全世界都醒起來了，樂得發狂。他要一切都睡在和平的迷惘中間，我要一切都在光輝的歡暢中間閃耀舞動。我說他的天堂只是半死不活；他說我的是麻醉；我說我在他的天堂裏會打瞌睡；他說他在我的天堂裏會喘不過氣。(270)

除了風、雲、水之外，火的意象在這本小說裏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它的重要性可見於以下這段修辭在「小說與類比之源」一文中的記載：

壁爐裏的火是每一內景的中心，人們坐在爐邊，「烤」著眼睛。眼睛因苦痛而「燃燒」，脾氣「爆發」，「點燃」精神的「火花」。凱撒琳有「火爆」的脾氣；事物及狀態亦同：話語「烙印」，羞辱「焚燒」，歡樂「熄」得快，熱病「耗」生命；熱咖啡和臉盆「冒煙」，但不冒氣；伊薩白拉銳聲的叫，好像巫婆用「通紅」的針在戳她。有時火和其他的因素認同，如當僕人促「火花升上煙囪」，或當伊薩白拉埋怨火使她那先經冰冷的天氣止血的頸傷流血水，「烤」得痛。(Twentieth Century Interpretations of Wuthering Heights, 45.)

一般而言，爐中之火總意味著家的舒適溫暖。可是咆哮山莊裏那盆大火卻映出室內的缺

乏舒適和溫暖。以下所引爲伊薩白拉給丁太太的信。裏面充滿光與暗的意象，顯示出希茲克利夫所製造出的人間「煉獄」：

有一個大火爐，這就是這大房間所有的光亮，地板已變成一律的灰色；曾經閃亮的盤子，在我還是小女孩時，曾引我注視，現在也同樣被塵污弄得暗澹無光……我坐在那冷漠無情的爐邊，比孤獨還難過。(152)

剛住進鵝翔田莊的勞克伍德去訪咆哮山莊時，費了很大事才敲開門，進入那間「廣大的溫暖的歡樂的屋子」。(9) 古瑞治 F. Goodridge 認爲此句意味著勞克伍德覺得「在他初訪時所受的野蠻招待之後，此次屋裏的溫暖舒適象徵著友誼的有望。」(Goodridge, 57) 書末了勞克伍德注意到「有一爐旺火把壁爐照得通亮」。此處的火象徵著各種衝突過後秩序的恢復，此時火已回到它的一般作用——照亮幸福愉快的家庭。

火的意象大多數和強烈的感情有關。孩子時代的希茲克利夫受到興德來虐待時，計畫用放火去報復。凱撒琳在爐火之前道出了她對希茲克利夫的愛。在失蹤多年的希茲克利夫又出現時，藉著「爐火燈燭充分的照耀著」，丁太太看到「一種半開化的蠻性還在那充滿了黑火的深陷在眉眼裏藏著」。(104) 站在爐邊，他告訴凱撒琳說：「自從離別你之後，我掙扎過了一個苦痛的生活；你一定要原諒我，因爲我只是爲了你而奮鬥！」(105) 在凱撒琳苦痛難當時，她就大嚷：「哦，我在燃燒！」凱撒琳快死時，希茲克利夫和她會面時心很痛苦，丁太太描述：「他全神貫注的凝視著她，我想那凝視的濃摯一定會使他的眼裏流出淚來；但是他的兩眼燃燒著苦痛：並不溶解。」(173) 前面已引過，火使伊薩白拉記起創傷；使她的傷口流血疼痛。

火除了發洩感情之外，還是艾彌莉·勃朗蒂書中人物毀滅東西的工具。盛怒的伊薩白拉把結婚戒指拋入火中；凱撒琳發起脾氣來把鑰匙丟到爐中最熱的地方；絕望的興德來有「放火燒屋」同歸於盡的衝動。

火除了是毀滅的工具之外，也是重建的象徵。丁太太燒掉了林頓給凱茜的所有信件以求斷絕這段感情。可是這把看似毀滅的火卻愈發激起凱茜偷訪咆哮山莊的決心，而導致他們倆的結婚。在求知的努力受挫後，哈萊頓氣憤失望之餘，一古腦把書丟進火中。麥契本 Robert C. McKibben 曾指出「當哈萊頓將書本付之一炬的同時，也就是咆哮山莊現狀崩潰的時

候。」(*A Wuthering Heights Handbook*, 236.) 唯有在哈萊頓保存在咆哮山莊的書遭到毀滅之後，凱茜才能從鶴翔田莊搬來其他的書來同哈萊頓共建她的天堂，把和平秩序帶進他們的世界。

總之，自然的意象顯示給我們的是兩股相對峙的力量，以及兩個相對立的人物間的可怕的衝突，和最後的和解。在人類最兇猛的鬥爭中，自然一方面靠風雨的熱誠介入，一方面藉清爽空氣的冷眼旁觀來加強人的感情的強烈度。末了書中人物間祥和秩序的恢復，也反映在那「和善的天空」，「蛾子在荒草枯梗中間翻飛」，以及「柔風在草葉裏吹」。(370)

引用書目

梁實秋譯。《咆哮山莊》。臺北：書華，1986。

Brontë, Emily. *Wuthering Heights*. New York: Norton, 1963.

Davis, Stevie. *Emily Brontë*.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8.

Duthie, Enid L. *The Brontës and Nature*. London: MacMillian, 1986.

Goodridge, Frank. *Emily Brontë: Wuthering Heights*. New York, 1964.

Hattfield, C.W. *The Complete Poems of Emily Jane Brontë*. New York, 1963.

Kettle, Arnold. "Emily Brontë: Wuthering Heigh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Novel*. 2 vols. New York, 1960. I, 139-155.

Lettis, Richard & William Morris, eds. *A Wuthering Heights Handbook*. New York, 1961.

McKibben, Robert C. "The Image of the Book in *Wuthering Heights*," in *A Wuthering Heights Handbook*.

Moser, Thomas C., ed. *Wuthering Heights: Text, Sources, Criticism*. New York, 1962.

Schorer, Mark. "Fiction and the Analogical Matrix," *Critiques and Essays on Modern Fiction*, ed. John W. Aldridge. New York, 1952. 86-91.

Traversi, Derek. "The Brontë Sisters and *Wuthering Heights*," *Twentieth Century Interpretations of Wuthering Heights*. 49-62.

Vogler, Thomas A., ed. *Twentieth Century Interpretations of Wuthering Height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68.

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六十二期